

朝鮮核問題的來龍去脈

張建魂

在當今朝鮮半島，朝鮮核問題是一切問題的癥結。諸如朝鮮同美國和日本改善關係並建交，朝韓走向和解與合作，有關國家簽訂和平協定構建半島永久和平機制，朝鮮同世界各國建立良好關係並融入世界發展大潮、從而集中財力物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半島實現真正的和平與穩定，等等，這些重要問題，在朝鮮核問題解決之前，皆不可能實現。而若要解決朝鮮核問題，則必須弄清這一問題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它的本質是甚麼，其中甚麼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今事態發展到哪個階段，未來前景如何？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探索。

一 1953年停戰後朝鮮決定走擁核道路

朝鮮核計劃起步於上個世紀50年代初。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後不久，當時朝鮮最高領導人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宣布，朝鮮要搞原子彈。據此，1956和1959年朝鮮同蘇聯簽訂兩個核技術合作協定，在蘇聯幫助下其核技術開發起步。60至70年代朝鮮核計劃邁出了關鍵性的幾步：1962年1月開建蘇聯援助的小型反應堆，1963年6月開工建設寧邊核研發基地，1969年9月將核武器開發定為國策。據俄羅斯安全部門資料透露，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數十名導彈專家和核武器專家受聘朝鮮工作；巴基斯坦前總統穆沙拉夫 (Pervez Musharraf) 在回憶錄中透露，巴國核彈之父卡迪爾·汗 (Abdul Qadeer Khan) 曾向朝鮮提供了兩種型號的離心分離器，傳授鈾濃縮技術，並提供了相關設備，因此90年代朝鮮核計劃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朝鮮賦予核武器的使命是逐步疊加的。1948年南北分別建國，朝鮮半島正式分裂。1950年北方領導人懷着重新統一國家的強烈使命感打響「祖國解放

戰爭」，不意美國的軍事干預使其統一計劃功敗垂成。朝鮮領導人認為，若自己手裏有原子彈，美國就不敢貿然干預半島事態。此外，戰爭期間中朝軍事合作不侔，戰後朝鮮清洗「延安派」又受到中蘇干預，朝鮮領導人聯想到朝鮮歷史上的「事大主義」，認為只有手裏掌握可以箝制大國的戰略手段，才能擺脫大國的支配。因此，1955年朝鮮發出了「樹立主體，反對事大」的號召，後來將之發展成「思想上主體，政治上自主，經濟上自立，國防上自衛」為核心內容的「主體思想」(Chuch'e/Juche)。所以有人認為，朝鮮的「主體思想」與其核計劃是作為一對「龍鳳胎」應運而生的。

60年代初中蘇分裂對抗，朝鮮左右逢源。1966年3月，朝鮮勞動黨(以下簡稱「朝黨」)和日本共產黨發表聯合宣言，全力支持蘇聯共產黨「停止論戰，聯合行動」的主張，中朝關係趨冷，雙方官媒發文進行不點名的相互批判。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進一步使兩國關係走向低谷。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衝突後，朝鮮領導人接見來訪的蘇聯高級官員時稱，朝鮮面臨一南一北兩個敵人。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並與美國建交，朝鮮認為朝中關係發生質變。

1961年朴正熙政變上台，實施新的治國方略，韓國經濟起飛。70年代初其綜合實力超越朝鮮，差距日益拉大，成不可逆轉之勢，朝鮮產生「被吃掉」的危機感。因此，1980年朝鮮提出以「互相不得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對方」為核心內容的「聯邦制統一方案」，「擁核自保」便成為朝鮮的自然選擇。

1968年1月朝鮮捕獲美國電子偵察船「普韋布洛號」(USS Pueblo)，扣押船員八十三人；1969年4月朝鮮擊落美軍偵察機，致三十一名機員死亡；1976年8月在軍事分界線發生「斧頭事件」，朝軍砍死兩名美軍。每次事件發生後雖然美國都試圖進行武力報復，但最後都放棄了。這使朝鮮一方面感到朝美軍事衝突隨時可能發生，朝鮮需要原子彈；但另一方面又發現美國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斷定開發核武器風險可控。

二 美國企圖用文武兩手阻止朝鮮核步伐

朝鮮就核問題與美國最初互動即有斬獲。1984年，美國通過分析間諜衛星獲得的信息確認朝鮮在研製核武器，即告蘇聯以求聯手阻止之。蘇聯得美國通告後便以向朝鮮提供四座輕水反應堆為條件，要求朝鮮加入《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以示其所稱「和平利用核能」不虛。於是，朝鮮於1985年12月加入了該條約。朝鮮入約固然有美蘇施壓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入約後朝鮮便可從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資料庫中獲取有關核武器的最新技術資料。後來成為朝鮮原子能工業部部長的崔學根在該機構工作多年，收穫極豐。

朝鮮雖然入約，但按規定與IAEA簽署條約相關的核安全保障協定卻遲遲沒有下文，因為簽署該協定就意味着其核設施必須接受國際核查。美國為弄清朝鮮擁核狀況，用多種辦法促其簽署該協定。朝鮮利用美國焦躁心態同之展開長達六年的鬥智鬥勇，向美國提出多項簽約的前提條件，最終迫使美國於1991年12月從韓國撤出了其戰術核武器；1992年1月朝黨中央書記金容淳訪美，實現停戰四十年來首次朝美直接高級會談；1991年12月底朝韓簽署《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翌年2月生效，下稱「半島無核化宣言」）。這樣，朝鮮才於1992年1月30日同IAEA簽署了核安全保障協定。這是朝鮮核外交的肇始，也是其「以核養核」策略首戰，牛刀小試，即有斬獲。朝鮮迫美國從韓國撤核，並通過半島無核化宣言阻止韓國擁核，不僅為朝鮮及其核計劃贏得安全，而且突破了美國政府不與朝鮮進行官方高層接觸的禁令，為實現其在擁核條件下與美國建立正常關係的戰略追求，撬開了美國的大門。

朝鮮簽署核安全保障協定後，按規定於1992年5月初提交了其核專案清單，IAEA隨即派專家小組用半年時間對朝鮮核設施進行六次核查。專家小組發現實際情況與朝鮮申報有很大「不一致」，提出對其重點設施進行「特別核查」。朝鮮堅稱那些地方是與核無關的「軍事設施」，拒絕核查，雙方為此發生了長達一年的爭執。IAEA決定把朝鮮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處理，朝鮮搶先於1993年3月12日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朝鮮退約表面原因是IAEA堅持「不公正」的「特別核查」，實際上是防止其核導（核彈、導彈）計劃提前曝光，阻止安理會介入，因為安理會有權作出任何制裁決議。

為阻止朝鮮退約，1993年6月初美國代表加盧奇（Robert Gallucci）和朝鮮代表姜錫柱在紐約舉行會談。到1994年6月，會談先後舉行兩輪，雙方達成協議，美國不對朝鮮動武或武力威脅，朝鮮暫停退約，但核查問題沒有取得進展。6月13日，朝鮮宣布退出IAEA。失去耐心的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決定對朝鮮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軍事打擊（surgical strike）。緊急關頭，美國前總統卡特（James E. Carter）赴平壤與金日成會談。卡特向金日成透露了美國將對朝鮮實施軍事打擊，稱朝鮮必須作出抉擇。金日成終於做出了凍結核計劃、允許核查等決定，同時提出朝鮮希望獲得輕水核電站等要求。卡特立即將朝鮮這一決定電話告知克林頓。克氏當時正在同國防部長等要員開會討論授權軍方採取行動事宜，得此消息後即中止了軍事行動計劃，決定舉行美朝第三輪高級會談。這是16日發生的事情。

美朝第三輪高級會談7月8日在日內瓦舉行，10月21日達成了關於朝鮮核問題的「框架協議」。協定的主要內容是：朝鮮凍結其核計劃並接受核查，美國負責為朝鮮建設裝機容量為2,000兆瓦的輕水核電站，電站建成之前美國每年向朝鮮提供50萬噸重油；電站建成後朝鮮將廢除其現有核設施；雙方互相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美國保證不對朝鮮發動核攻擊和武力威脅，朝鮮履行

朝韓簽署的半島無核化宣言，回到《核不擴散條約》裏來。框架協議簽署後，《勞動新聞》歡呼稱「這是最大的外交勝利」。

但是，框架協議落實過程極不順利。輕水核電站建設一再拖延，朝鮮秘密謀求新方法製核，導彈談判無法達成協議。但由於克林頓採納「佩里報告」(Perry Report)的建議，對朝採取「懷柔政策」，以顯示其外交「政績」，而朝鮮也需與美國改善關係，確保其核計劃安全，故雙方都着意營造「蜜月期」。例如，雙方就朝方挖掘、送還美軍遺骸保持良好合作，建立起「卡特曼—金桂冠」溝通機制(Kartman-Kim talks)，2000年10月上旬趙明錄作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特使訪美，同月下旬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訪朝，克林頓更一度計劃下台前到訪平壤。

2001年1月，小布什(George W. Bush)入主白宮。此時美國已掌握了朝鮮「非法」採購鈾濃縮設備的證據，接着又發生「9.11」事件。2002年1月，小布什以「支恐」為名在國情咨文中將朝鮮、伊朗、伊拉克三國稱為「邪惡軸心」，在《核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將朝鮮列為可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對象，朝美關係急轉直下。

2002年10月初，美國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A. Kelly)以總統特使身份赴朝，追究朝鮮違約恢復核計劃的責任。10月3日即會談第一天，朝鮮代表金桂冠一口否認違約，但第二天會談時朝鮮主談換成了姜錫柱，他明確告訴凱利，朝鮮不僅恢復了核計劃，而且有權擁有核武器及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武器。凱利聽後大吃一驚，會談草草收場。

10月16日，美國向世界公布了朝鮮承認恢復核計劃並宣稱有權擁有核武器的消息。鑒於朝鮮違約恢復核計劃，美國從12月起停止向朝鮮提供重油。12月12日，朝鮮宣布，由於美國斷供重油，朝鮮將解封根據協定凍結的核設施，恢復運行。2003年1月10日，朝鮮再次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美國則恢復了美韓聯合軍演。3月20日，美國打響了推翻薩達姆(Saddam Hussein)政權的伊拉克戰爭，大有依次收拾所謂「邪惡軸心」國家的架式，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起來。

三 朝鮮平安度過「欲核未核」安全瓶頸期

對於朝鮮何以在2002年10月公開承認在製造核武，學界的一種解釋是：擁核是朝鮮既定國策，此前否認是出於安全考慮而採取的掩護策略，現在承認是因為其核計劃已接近核試階段，提前放風可使相關國家有思想準備，減少核試衝擊，這是「以攻為守」。

朝鮮為安全進行首次核試做足準備。從2002年10月公開承認核計劃到2006年10月第一次核試，這四年是朝鮮安全的瓶頸期。此時朝鮮面臨的最大

難題是，它既要明示擁核的決心，以強力反擊手段阻嚇對方，但又不能惹火燒身，重蹈薩達姆覆轍。為此朝鮮苦心孤詣，深謀策劃，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漸進宣示擁核，培養相關國家對「核朝鮮」接受度。2003年4月中、美、朝三方會談時，朝鮮代表李根私下告訴美國代表凱利：「我們已經有了原子彈，你們打算怎麼辦？」凱利一臉茫然，弄不清他是開玩笑還是說真話。10月2日，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詳細地介紹了其核計劃進展情況，並稱其製造核武器的所有技術問題皆獲解決。2004年9月21日，《勞動新聞》警告美國，不要對朝發動攻擊，否則朝鮮將把日本變成「一片核火海」，暗示朝鮮已經擁有原子彈。朝鮮的戰術奏效，美國對朝鮮擁核不再感到意外，相關部門關注點從朝鮮有沒有核彈轉向朝鮮有多少核彈。其他國家對核衝突產生恐懼，呼籲美國「克制」。朝鮮成功地培育起相關國家對朝鮮核試和擁核的鈍感和一定的接受度。

二是通過外交周旋為其推進核計劃爭取免遭武力打擊的安全保障和時間。朝鮮為打通與美國直接溝通渠道，起初堅持朝美直接會談是唯一解決途徑，堅拒多方會談。2003年3月美國以薩達姆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發動戰爭，二十天推翻薩達姆政權。薩氏倒台後第三天，朝鮮表示接受多方會談。因為伊拉克戰爭使朝鮮看到美國不是「紙老虎」，而是「真老虎」。中國抓住機會促成4月舉行中、朝、美三方會談。朝鮮認為，只要會談在進行，美國就不可能對朝動武，且會談時朝鮮可利用大國矛盾使事態向着有利於朝鮮方向發展。

三是以一連串涉核大動作試探各方反應，測試核試安全度。2003年2月至2006年3月，朝鮮先後五次發射短程導彈九枚，相關國家反應平靜。2006年7月5日，朝鮮一連六次發射導彈，其中包括一枚「大浦洞」二型導彈。美日並未如其聲稱進行攔截，但將這一「嚴重挑釁」提交安理會處理，並提交決議草案。中國認為美日反應過度，堅持刪除決議草案中「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一句，因為這一章中有必要時可以動用武力的規定。這樣，當安理會通過1695號決議時，朝鮮雖然表示堅決反對，但內心已經明白，朝鮮射導核試是安全的，安理會不會做出動武決議。

在這一系列工作做好以後，2006年10月9日朝鮮「悍然」實施了第一次地下核試。國際社會反應強烈：安理會當日下午就此進行緊急磋商，美日等國隨即提交一份對朝制裁的安理會決議草案，其中再次寫入「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字句。在中俄堅持下，這句話雖然保存下來，但加了一條重要限制，稱對朝制裁僅限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第四十一條規定的經濟制裁，排除第四十二條規定的必要時採取軍事制裁的內容。

朝鮮成功地而且是平安地進行首次核試是一件重大事件。這不僅表明朝鮮由無核國家變為事實上的擁核國家，半島局勢由此深陷緊張動盪，同時更使核不擴散相關國際法面臨嚴峻挑戰。因此，《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10月11日發表評論稱，如果說「後冷戰時代」始於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倒

塌，那麼2006年10月9日朝鮮核試則宣告「後冷戰時代」的開始。作者想說的是，朝鮮的核試終結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後冷戰時代」，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以軍備競賽和對峙對抗為特徵的新時期。

朝鮮核外交戰略在博弈中逐步成形，自2002年10月到2006年10月，朝鮮通過四年摸清了有關各方的底細，如有關大國在半島的利益判斷及排序、對朝鮮擁核的容忍度及是否劃有紅線、大國間的矛盾及其合作底線和上限、各方政治智慧和外交水平等，在此基礎上朝鮮形成了極具針對性、極具威力的核外交戰略和戰術，從此貫徹始終，所向披靡。從這個角度看，此後朝鮮核問題的走向和結局，其實在這四年裏已經決定。這四年是此後二十年事態發展的全息縮影。

歸納起來，朝鮮的核外交戰略和戰術大體是：首先，咬定朝鮮核問題是朝美關係問題，解決的唯一辦法是朝美進行一對一雙邊談判。堅持這一主張的意義在於，將朝鮮核問題說成是朝美關係問題，就直接否定了它是違法核擴散問題，擁核便成為朝鮮主權範圍內的內政問題，直接剝奪相關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為維護自身安全而置喙半島無核化的權利，美國及其他大國要求朝鮮棄核成了「恃強凌弱」，朝鮮堅持擁核便有了「抗爭」的正義性。只要美國坐下來與朝鮮談判，朝鮮核問題就成為「爭議問題」，可進行交易。

其次，堅持「以超強硬對強硬」的決戰姿態，示以擁核的堅定性和不惜一戰的決心。這樣做的用意是，打消有關國家維護半島無核化的幻想，摧毀其信心和意志，用戰爭恐嚇培育綏靖主義和失敗主義，分化瓦解反核擴散國際合作。

再次，確立作戰原則，即在敵強我弱情況下以謀略取勝，在排除遭武力打擊的危險後運用外交智慧奪取先手棋。例如，每當朝鮮因其核導動作面臨制裁時，便強硬宣布它即將採取進一步核活動，相關國家立即以「補償」換取朝鮮取消進一步舉動；結果是朝鮮不僅未受到制裁還獲得了「獎勵」。學界將這一做法稱作「進二退一戰法」。又如，朝鮮搶先把核問題定名為「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當這一說法被接受後，朝鮮解釋說，半島主體不只有朝鮮，還有韓國和駐韓美軍，無核化應先從他們做起。有人指出這是「金蟬脫殼」和「反客為主」的綜合運用。

最後，設計「一攬子」方案，堅持「分步走，同時行動」。朝鮮主張「一攬子」解決諸多問題。在其「一攬子」方案中，把「棄核」設定為「最終目標」，此前分若干階段，每個階段都有美國及其他國家和朝鮮應採取的具體行動。如美日放棄敵視政策，解除對朝制裁，建立外交關係，朝鮮則相應地報以停止射導核試、接受核查、凍結核設施，等等。但仔細分析可發現，在每個階段雙方採取的行動存在可逆與不可逆的差別，當中途終止時雙方損益差別巨大，而「棄核」這一目標只有在所有事項皆圓滿完成後才可能實現。結果大概是：過程可充分享受，目標可望不可及。

四 多方會談未妨礙朝鮮推進核導計劃

2003年4月23至25日，中、朝、美三邊會談在北京舉行。在三天會談中，朝方提出，美國必須保證「不侵犯」朝鮮，保證體制安全，否則朝鮮不會放棄核計劃。在會上，朝鮮提出了其設計周密的「一攬子」方案。會談沒有取得實際成果，但為此後舉行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奠定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會前還是會後，朝鮮堅持宣稱是朝美雙邊會談，「中國只起舉辦國作用」。

2003年8月開啟了朝鮮核問題中、朝、美、韓、日、俄六方會談。六方會談先後開了六輪，耗時六年。第一輪會談於2003年8月末在北京舉行，為期三天。會前朝鮮外務省發表聲明，宣布其參加會談所持宗旨，一是確認美國改變對朝敵視政策，二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三是在此之前拒絕對其核設施進行核查。顯然朝鮮的意圖是把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會談變成「改造美國」的會談；其他與會各方似乎也沒弄明白為何而來，只隱約感到應討論朝鮮棄核問題。因此，當中方提出一份加強對話、增強信任、以和平方式解決半島問題為主要內容的共同聲明草案時，各方皆不滿意，會議就此結束。會後朝鮮宣稱六方會談「有百弊而無一利」。其實，這次會談朝鮮收穫是巨大的：一是會談基本上被納入「解決朝美關係」的軌道，二是各方同意和平解決，排除了武力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可能性，為朝鮮推進核計劃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二輪會談在半年後的2004年2月舉行，會談成果是發表了一份有七條內容的主席聲明，強調各方「致力於半島無核化，願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精神，通過對話和平解決核問題」。表面看來這些話很正確，但實際上已把維護核不擴散相關國際法、維護當今世界核秩序的「護法會議」變成了討論會，六方會談最終命運基本確定。

第三輪會談在同年6月舉行，議題是「凍結換補償」。按照朝鮮「一攬子」方案的第一階段安排，討論朝鮮「凍結」範圍和對朝「補償」具體專案，確立「循序漸進」、「口頭對口頭、行動對行動」原則。由此可知，會談基本按朝鮮方案展開，朝鮮核問題走向「市場化」。

第四輪會談一度難產。因為此前各方接受了朝鮮核問題是朝美關係問題這一說法，所以朝美之間的任何爭執都成為會談重啟的阻力。諸如美國國會通過《朝鮮人權法案》(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ct)、美韓軍演、美國官員談及用利比亞方式(即先棄核，然後取消制裁並給以援助)解決朝鮮核問題，等等，皆招致朝鮮拒絕與會。其後會談於2005年7月舉行，斷斷續續拖延到9月，通過了《9.19共同聲明》，其內容雖豐富且正確，字面表述冠冕堂皇無可挑剔，但已成明日黃花，在朝鮮宣布它已是擁核國家後其落實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

第五輪會談更加不堪。自2005年11月開始至2007年2月結束，中間有十三個月各方無法坐到一起。此間發生美國凍結朝鮮存於澳門匯業銀行的2,500萬美元、2006年10月朝鮮悍然進行第一次核試等重大事件。會談結束時

通過《2.13 共同文件》，啟動五個工作組分頭負責落實文件規定的諸事項。顯然，在朝鮮進行核試後事情已發生重大變化，這些工作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

第六輪會談以團長會議的形式於2007年7月舉行，議題是討論朝鮮進行核申報和核設施去功能化及補償問題，並於10月發表《10.3 共同文件》。2009年4月，朝鮮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衛星，安理會發表主席聲明予以譴責，朝鮮隨即宣布永遠退出六方會談，其核設施恢復原狀並正常運轉。至此，六方會談告終，其簽署的所有文件隨即被遺忘。

六方會談的失敗具有宿命性。除朝鮮外，其他五方在基礎性、前提性以及關鍵性問題上沒有形成共識，始終未形成推動半島無核化的合力。這些前提性問題是：朝鮮核問題究竟是關乎各國重大安全利益和當今世界核秩序的核擴散問題，還是朝美關係問題？各方定性不一，會談時的角色自然各異，這就給朝鮮利用矛盾擊破維護半島無核化的國際合作提供了機會。會談允許甚至鼓勵美朝假六方會談之名進行平行的朝美雙邊會談，架空六方會談，藐視他國利益，重要問題由朝美雙邊談出結果，然後拿到六方會談上讓各方簽字買單，實屬罕見。2015年取得建設性成果的伊朗核問題七方會談，無論其組織形式還是與會各方的歷史責任感，都與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形成對照。

六方會談始終未能明確其宗旨和方向。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顧名思義，其目的是解決朝鮮核問題。朝鮮宣稱之所以發展核武器是因為安全受到威脅，因此六方會談應牢牢扣住「棄核換安全」這一主題，嚴格限制議題範圍外溢。而且這裏的「安全」應定義為集體安全，既包括朝鮮安全，也包括朝鮮周邊國家安全。諸如朝美、朝日、朝韓等雙邊關係問題，基本上不屬六方會談討論範圍，是朝方設置的陷阱。此外，維護半島無核化，本質上是維護核不擴散相關國際法權威的護法行為，六方會談將之變成「棄核換補償」的交易會，可見會談被異化了。

任何一件事情的解決，方法愈多愈好，擇優選擇，本是常識。但有論者將六方會談這一政治解決朝鮮核問題的辦法（儘管是最好的辦法）說成是「唯一選擇」。「唯一」就是「排他」，其結果必然自陷黔驢技窮。既然是「唯一」，自然珍貴異常，不設時間表，走一步看一步，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敢宣布會談失敗，最後變成為會談延續而會談。隨着朝鮮感到「無趣」，宣布永遠退出，這場師老無功的馬拉松式會談才黯然收場，結束了其陪同朝鮮從無核國家變為擁核國家的六年。

五 朝鮮完成「擁核國歷史大業」

朝鮮宣布永遠退出六方會談一個月以後，即於2009年5月25日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這次核試增強了朝鮮擁核信心。此後美中要員先後訪朝，促使朝鮮作出做「永久核大國」的決定。

這年3月，兩名美國女記者在中國邊疆城市圖們被人引導踏過了結冰後又被大雪覆蓋的中朝界江，被潛伏的朝鮮軍人抓獲，隨後以非法越境判以重刑。美國要求放人，朝鮮指定需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前來認領方可。8月初，克林頓以私人身份飛赴平壤，受到最高規格接待。會見時金正日當場宣布釋放兩名美國女記者，她們隨同克氏一起乘機返回美國。據旅美學著薛理泰著文透露，其間朝鮮一位高官告訴克氏，朝鮮核武器不是針對美國的，而是另有指向。

10月初，中國總理溫家寶對朝鮮進行了三天訪問。朝鮮剛剛進行第二次核試，美中兩國重要人物便接踵飛抵平壤，朝鮮認為意義重大。被稱作是朝鮮領導人「非官方發言人」的旅日朝鮮學者金明哲於2009年10月14日在香港「亞洲時報線上」（“Asia Times Online”）發表題為〈朝鮮啟動「C計劃」〉（“North Korea Begins ‘Plan C’”）的文章，透露朝鮮決定做「永久核大國」的重要信息。文章寫道：

兩位外國領導人——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分別於8月初和本月高調訪朝，這兩次訪問在改變聯合國對朝鮮實施的無意義的制裁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還促使朝鮮領導人金正日考慮實施把朝鮮作為永久核大國的「C計劃」。……

「C計劃」設想美國最終會學習與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和平共處，通過簽署一項和平協定來結束兩國間數十年的敵對狀態，並建立全面外交關係。……克林頓訪問平壤帶來的最大禮物是美國默認了朝鮮的核武國家身份。……

溫家寶訪朝的最重要成果是，金正日將朝中關係提升為一種新的締約夥伴關係，這種新關係將兩個核武國家聯繫在一起。……溫家寶的講話表明，中國決心與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並對其進行支持。……對北京來說，應當歡迎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將其視為值得依賴的盟友，因為北京再無其他盟友。

從此，「絕不談判」、「永不棄核」成為朝鮮官方的制式表述。

朝鮮若想成為「永久核大國」，必須完成相互抵牾的兩件事。一是大力推進核導計劃，成為事實上的擁核國；二是改善與美國及其他大國關係，誘使他們承認其擁核國地位。為此，朝鮮採取了「推車上坡」、前後兩輪輪流推進的策略。

2010年3月發生韓國天安艦被炸（疑似被朝鮮魚雷炸毀）事件。7月，美朝間就此事進行朝鮮退出六方會談後首次會晤。隨後，朝鮮邀請美國前總統卡特，核科學家路易斯（John W. Lewis）、赫克（Siegfried S. Hecker）等美國重要人物接踵訪朝，同意美聯社在平壤設立分社。在這種緩和氣氛中，朝鮮代表

金桂冠與美國代表博斯沃斯 (Stephen W. Bosworth) 舉行高級會晤，並於2012年2月達成《2.29 協定》，朝美關係出現「小陽春」。

2012年12月朝鮮再次發射衛星，安理會因此通過2087號決議對朝進行譴責和制裁。朝鮮立即發表聲明，指責美國等大國投票支持通過該決議，宣布今後將致力於以美國為首的大國的無核化，而不是半島無核化。在這種緊張氣氛中，2013年2月12日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試。3月7日，安理會通過2094號決議，強化對朝制裁。8日，朝鮮宣布全面廢除朝韓間簽署的有關互不侵犯的全部協定，廢除半島無核化宣言，9日宣布朝鮮擁核永久化，31日確立「經濟建設與核武建設並舉」方針，4月1日修憲，將「擁核國地位」寫進憲法。至此，朝鮮完成了成為「永久核大國」的政治和法律程序。

在公開宣示做「永久核大國」以後，2016年初朝鮮啟動完成「擁核國歷史大業」的「突破戰」。1月6日，朝鮮突然進行了第四次核試。據其宣布，這是一次氫彈試爆。2月7日，即中國農曆除夕這天，朝鮮再次進行衛星發射。3月2日，安理會針對朝鮮核試通過2270號決議，對朝進行制裁，但僅是限制其進出口貿易。5月下旬，朝鮮連續進行多次短程導彈試射後，6月進行「火星-10」中遠端導彈試射，8月進行潛艇水下導彈試射。

9月9日，朝鮮進行第五次核試，朝鮮宣布這次核試確認了其業已小型化、標準化的核彈性能和威力。朝鮮特別強調，這次核試確認了「核彈頭搭載在戰略彈道導彈時的有關動作特徵」，明示朝鮮已實現核彈和導彈的「兩彈結合」，因為此前美國一度將「兩彈結合」定為不可容忍的紅線。

對於朝鮮這一系列核導大動作，正忙於大選的美國除去譴責、派戰略轟炸機赴韓國上空示威、呼籲與朝鮮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進行外交降格或斷交外已無他法。更顯窘態的是安理會。朝鮮第五次核試兩個半月以後的11月30日，相關大國才達成妥協，通過2321號決議，對朝鮮駐外人員銀行賬號、朝鮮礦產品貿易數額及某些個人旅遊進行限制。顯然，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表明安理會在處理朝鮮核問題上已經失能失責。

2017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 (Barack Obama) 任期屆滿下台。其為時八年的「不接觸、不談判、不獎勵」的對朝「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 政策以徹底失敗告終。在離開白宮前夕，他對來訪的繼任者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說，朝鮮核武器已對美國構成現實威脅，囑其就任後頭等課題是解決朝鮮核問題。特朗普不負囑託，上台後三個月就制定出「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 與「接觸」(engagement) 並行的對朝新政策。其核心內容是：朝鮮必須「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轉地」放棄核武器，為促成之，美國「所有選項都在桌面上」；他表示，「在合適的情況下願與金正恩見面」。朝鮮對此回應是：朝鮮將作「針鋒相對的應對」。

朝鮮按照既定計劃推進「突破戰」。4月和5月先後進行兩次「火星-12」遠端導彈發射，先失敗後成功；隨後又連續進行三次「北極星-2」中程導彈發

射。7月進行兩次「火星-14」洲際導彈發射，以證明朝鮮已擁有攻擊美國本土的能力。8月5日安理會通過2371號決議，對朝鮮某些個人和企業進行旅遊禁止和資產凍結。朝鮮軍方8日宣布，將向關島四周發射戰略導彈進行包圍射擊，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數日後，朝鮮又宣布此計劃暫緩實施。29日朝鮮進行「火星-12」導彈發射訓練，導彈再次飛越日本上空。

9月3日，朝鮮進行第六次核試，朝鮮宣布這是一次成功的氫彈試爆，目的是完成氫彈與洲際導彈的結合。安理會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於11日通過2375號對朝制裁決議。為示強，15日朝鮮再次發射「火星-12」導彈飛越日本上空。11月29日，朝鮮進行新型「火箭-15」洲際導彈試射。此時，無論是美國還是安理會，在排除動用軍事手段外，似乎已無他法應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趁機宣布，安理會對付朝鮮的辦法已經窮盡，反對任何加碼制裁。

2017年歲尾，朝鮮中央通訊社發表社論，稱「2017年是圍繞着朝鮮半島演進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力量關係發生根本性轉折的一年，應特別書寫」，「朝美對決的主導權已經牢牢地掌握在我們手中，未來朝鮮半島局勢將按照我們的決心和意志轉變」。2018年元旦，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其新年詞中宣布，朝鮮已經完成了「擁核國歷史大業」，朝鮮正在成為「世界公認的戰略性國家」。

六 朝鮮發動核外交攻堅戰

朝鮮核外交主攻方向是美國，因為美國是唯一有能力摧毀其擁核國戰略的國家。朝鮮於2018年發動對美核外交攻堅戰，既出於其完成「擁核國歷史大業」後的戰略性安排，也是迫於應對美國新動向。

朝鮮實現「兩彈結合」，美國感到事態嚴重。2017年8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Joseph Dunford)訪華，據稱是謀求在維護半島無核化方面美中兩軍合作，起碼不要出現50年代初兩軍戰場對抗的局面。這表明美國軍方似乎將有某種動作。這次訪問並不成功。2017年底傳出美國軍方制定了對朝鮮實施有限軍事打擊的「鼻血戰略」(Bloody Nose Strategy)。2018年1月，美國召集包括十六個朝鮮戰爭參戰國在內的二十國外長在加拿大開會，決定對朝鮮實施武力封鎖。事態變得緊迫。

朝鮮對美核外交攻堅戰是從韓國開始的。2018年2月，韓國舉行平昌冬季奧運會，朝鮮派出金永南、金與正率領的超規格代表團出席其開幕式，數百人組成的體育代表團、文藝演出團隨行。韓國總統文在寅被感動得熱淚盈眶。冬奧會一結束，他立刻派親信鄭義溶回訪平壤。3月5日，金正恩接見鄭義溶。據韓媒報導，金正恩對鄭表示，朝鮮將停止射導核試，堅持半島無核化立場，願與美國就此進行談判，承諾不對日本和韓國發動核攻擊和常規武

器攻擊，對美韓軍演表示理解，等等，請鄭速告美國。鄭立即飛美，8日向特朗普轉述金正恩承諾，特氏立即表示，他要與金正恩見面，並請鄭當即在白宮向媒體宣布這一決定。隨後，朝美便開始了多級別外交互動，其中包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 多次訪朝、朝黨副委員長金英哲訪美等高級別互訪。經過一番反覆，最終確定特朗普與金正恩於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美朝峰會。

有一個細節值得玩味。為展示首次峰會成功舉行，從5月下旬開始朝美磋商起草峰會文件，但直到6月8日雙方仍未能就文本達成協議，只好休會。人們不知道後來雙方是如何妥協的，但在12日峰會聯合聲明按時發表。其內容有四條，簡述之即：雙方承諾建立新型朝美關係；共同努力在半島建立持久穩定的和平機制；朝鮮承諾努力實現半島完全無核化；雙方承諾就挖掘並送還美軍遺骸進行合作。該聯合聲明雖簡約，卻反映了朝美間全部爭執。重要看點有二：一是所述各項排列次序，實際上是規定了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和實施順序，即「美朝新型關係 (改善關係並建交) → 和平機制 (簽訂和平協定) → 半島無核化」。這完全反映了朝鮮的觀點，美國所主張的「先棄核後改善關係」被明確否定。二是從文字上看，朝鮮承諾的是「努力」而不是「半島完全無核化」，只要努力就算履約。

因此，7月上旬蓬佩奧赴平壤商討文件落實時，按其理解提出朝鮮棄核時，立即遭到朝方痛批，指責他「背離新加坡文件精神」。8月，蓬佩奧參加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時會見朝鮮外長李勇浩，再提朝鮮棄核，李勇浩告訴他，事情要按照文件順序一步步推進——語調平和，但鏗鏘有力。美朝雙方對聯合聲明的不同解釋，為2019年2月河內特朗普、金正恩第二次會談談崩中途退場埋下伏筆。

朝美關係沒有實現突破，但此間朝韓關係卻出現空前熱絡場面。2018年文在寅先後三次與金正恩會面會談，並於4月和9月發表兩個停止對抗、實現和解合作的宣言，簽署《9.19軍事協議》。但隨着2019年以後朝美對抗加劇，朝韓關係跌回低谷。不過，左翼的文在寅政府也許從內心認同「朝鮮核武器是全民族的共同戰略資產」的說法，因此始終堅持朝鮮核問題不影響朝韓關係良好發展，主張即使朝鮮實現擁核，也堅決反對動用武力解決朝鮮核問題。不過，韓國下一任總統尹錫悅的看法就與之大相逕庭了。

無需諱言，此間中朝關係也有較大起伏。2002年朝鮮公開承認其核計劃後，中國的朝鮮核政策趨於明確，即：維護半島無核化，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三句話分別是講目標、途徑和結果，邏輯嚴整，不可顛倒。由於其中含有朝鮮棄核內容，朝鮮很不滿意，因此一直排斥中國介入朝鮮核問題。無論是三方會談還是六方會談，朝鮮都強調中國只是東道主而不是與會者。2013年1月中國支持安理會通過2087號決議，朝鮮外務省聲明暗諷中國「懦夫卑鄙」。2015年12月朝鮮演出團體應邀來華演出，因其頌揚朝

鮮核導內容不宜出現在中國舞台上，中國有關方面提出修改，朝鮮藝術團立即罷演回國，成為罕見的外交事件。

2016、2017年，針對朝鮮頻繁的核導活動，安理會通過多個對朝制裁決議，中國投了贊成票，朝鮮官媒多次發文對中國進行點名譴責，言辭極其尖刻。如2017年5月3日，朝中社發表署名「金哲」的文章，點名指斥中國「背信棄義」，屢屢侵害朝鮮戰略利益，稱過去七十年是朝鮮維護了中國大陸的和平與安全，警告中國不要企圖考驗朝鮮忍耐的界限。9月22日《勞動新聞》發表署名「正筆」的文章，奉勸中國「不要妄自尊大、頤指氣使，而應該擦好自己的屁股」。文章俏皮地寫道：「朝鮮是旭日東升的國家，要想在朝鮮欣賞西山落日，只需往中國那邊望去。」中國官媒對此未作報導和回應。

2018年3月上旬特朗普表示願意舉行美朝峰會以後，朝鮮開打「中國牌」。3月下旬始，金正恩在短短的十個月內一連四次高調訪華，暢談傳統友誼，頌揚相互援助，朝中關係急劇升溫。2019年2月金正恩、特朗普會談失敗後，這種訪問悄然而止。不過，此後中國不再提及朝鮮棄核，「朝鮮核問題」一詞也用「朝鮮半島問題」取代。在安理會，中國反對通過任何譴責和制裁朝鮮核導活動的聲明和決議。有韓國學者說，朝鮮成功地「規制」了中國外交；特朗普則稱中國已由美國推動半島無核化政策的「幫助者」變成了「破壞者」，中美關係日趨惡化。

評價朝鮮核外交成敗可用三個層級目標為標準：一是誘使相關國家坐下來與之會晤，讓他們習慣於同「核朝鮮」打交道；二是迫使有關國家承認並反省其朝鮮核政策失敗，承認朝鮮擁核現實，調整相應政策；三是促使有關國家正式承認朝鮮擁核國地位。依此看來，朝鮮核外交成績不小，但仍然任重道遠。

七 誰能笑到最後？

總結三十年來的核外交，朝鮮似乎得到兩條啟示：一是美國及其他列強根本不敢為阻止朝鮮擁核而對朝開戰；二是大國之間的矛盾和爭鬥遠遠甚於他們同朝鮮的矛盾，因此根本不可能有真正合作迫朝鮮棄核。結論是，朝鮮大膽明示並勇敢推進擁核國戰略是安全的。

基於此，2021年1月朝鮮召開勞動黨八大，提出了朝鮮要做「世界一流核強國」和「東方軍事大國」的新戰略目標。會議文件宣布，朝鮮已實現核武器小型化、戰略武器化，擁有了氫彈、洲際導彈和「火星」系列中短程導彈，在此基礎上加速多彈頭制導導彈、重型常規潛艇和新型核潛艇的研製工作，啟動了多種電子武器、無人機攻擊武器、偵察探測武器、軍事偵察衛星研製測試工作。下一步任務是研製適合各種戰場條件下使用的戰術核武器，製造更多

超大型核彈頭和氫彈，開發中遠端巡航導彈和超音速滑翔飛行導彈，製造陸基固體燃料洲際導彈，研製核潛艇和潛射核武器，發射軍事偵察衛星，開發偵察半徑覆蓋500公里的無人機，提升可精準打擊15,000公里以內戰略目標的能力。

朝黨八大以後，為落實上述各項任務，朝鮮制定了戰略武器開發五年計劃，陸續採取了一系列核導大動作。例如，持續不斷地進行多種型號中短程導彈和洲際導彈、高超音速導彈、巡航導彈發射，進行多次水下導彈潛射，多次發射衛星，演練水下、空中核攻擊，試射核水雷「海嘯」，等等。2022年9月朝鮮頒布核政策法令，宣布其核武器不僅是威懾武器，更是戰爭手段，可根據判斷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攻擊，可對與擁核國家結盟的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2023年底，朝鮮召開勞動黨八屆九中全會，宣布朝鮮「不僅在國防領域，而且在經濟、文化的所有領域同時崛起」。

2021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的拜登(Joe Biden)認為，此前美國四屆總統的對朝政策是失敗的，他要組織班子進行總結評估，制定新的對朝政策。4月底其新政策制定完成，但具體內容未公開。根據拜登本人及其政府高官相關言論推測，其內容大體是：判定朝鮮核問題已對美國及世界構成現實威脅，解決之是美國及其盟國優先課題；排除戰略忍耐；朝鮮必須「完全地、可核查地、不可逆轉地」放棄核武器，為此美國將並用外交和果斷遏制手段；可以談判，但必須目標明確；依靠同盟體系，美國不搞單打獨鬥；朝鮮有可驗證的棄核行動之前不放鬆制裁，保持壓力。

到2024年中，即拜登政府第一個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拜登做成了兩件事：一是促成了美、日、韓三國事實上結成同盟。「核朝鮮」的軍事崛起使2022年5月上台的尹錫悅政府認識到，國家安全已成為韓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必須依靠美國、借助日本才能保平安。拜登抓住機會，於2022年5月下旬出訪韓國和日本進行撮合，於是尹錫悅大幅改善同日本的關係。6月，美日韓三國防長簽署聯合聲明，明確三國將加強軍事合作。2023年8月，三國在美國舉行峰會，簽署戰略合作文件，決定將三國軍事合作機制化，建立首腦熱線，定期舉行跨軍種多領域聯合軍演，在軍事科技等敏感領域進行合作等。至此，美日韓三國同盟事實上已經形成。

二是加強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拜登上台以後，即以避免「珍珠港事件」重演為名，將大量戰略資產部署在西太平洋。在關島部署多種反導系統，增派戰略轟炸機、航母戰鬥群、核潛艇等進駐，不時到朝鮮半島周邊展示「肌肉」。為了對朝鮮頻繁的核導活動作出回應，美國主導的雙邊、三邊或多邊聯合軍演首尾相連，持續不斷。與過去軍演注重示威恐嚇不同，近年來這些聯合軍演完全是從實戰出發設計演習科目。應特別關注的是，2023年12月，美國著名的「綠色貝雷帽」(Green Berets，陸軍特種部隊)、「海豹突擊隊」(SEAL，海空陸三棲特戰隊)等特戰部隊同韓國的特戰部隊進行了為期兩

周的秘密聯演，科目包括空降、突襲、控制核設施、摧毀重要目標、斬首行動，等等。這顯示美國在認真地為一場戰爭做準備。

東亞國際秩序面臨改組，朝鮮半島局勢走向存在極大不確定性。「擁核」是朝鮮的既定國策，朝鮮對此決心很大，但最後是否如其所願夢想成真，其擁核國地位得到世界承認，在相當程度上由美國決定。當下在中美關係惡化、雙方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美國的半島政策選擇空間反而因此擴大。它可以在中朝之間腳踏兩隻船，因此，在半島乃至東亞國際關係如何改組、朝鮮核問題如何發展等問題上，隨美國的政策選擇出現多種可能：

一種可能是爆發戰爭，局勢大變。若美國堅持朝鮮必須放棄核武器，堅持為實現之而「不排除任何選擇」，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在宏大戰略追求驅使下，實現軍事崛起的朝鮮有可能把「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再次提上日程，或更加積極地介入歐洲、中東、非洲等熱點地區和熱點問題，與美國的印太戰略發生正面衝突，美國對朝動武的可能性將急劇增大。當前朝鮮已捲入俄烏戰爭，這就給美國在烏克蘭擊敗俄羅斯後順手解決朝鮮核問題提供了上好的理由和機會。

另一種可能是美朝媾和，雙方化敵為友。朝鮮在其核武庫達到某一規模後，主動謀求與美國改善關係；在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的情況下，美國認為在中國身邊存在一個「核朝鮮」，對美國來說不是一件壞事。於是在朝鮮滿足美國的某些條件（如不進行核擴散、銷毀可威脅到美國的遠端導彈、保證不用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攻擊韓日等）後，美國與朝鮮媾和，簽訂雙邊和平協定，美朝建交並建立某種戰略關係，美國將「核朝鮮」納入美國的對華戰略軌道。

第三種可能是美國採取「借刀殺人」策略，不戰不和，倒逼中、俄、朝三國結盟，消耗中國。美國以朝鮮核威脅為名，大力加強其在東亞的軍事存在，製造戰爭氣氛，刺激軍備競賽，誘使中俄朝結盟，實現所謂「北三角」與「南三角」對抗，讓中國為俄朝所作所為買單：在經濟上讓中國向俄朝大量輸血，耗乾中國；在政治上讓中國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朝鮮核擴散擔責，污名化並孤立中國。同時，佐以高科技上對華封鎖，經濟上與華脫鉤，重組世界經濟產業鏈、供應鏈，將世界體系進行拆解分流，組建把中國排除在外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和新的全球性國際組織，甚至取代聯合國，徹底打消中國崛起的可能性，美國實現「不戰而勝」。2024年6月在瑞士舉行的烏克蘭和平會議及拜登宣導的民主國家峰會，很有可能就是這種戰略的具體實施。

應該指出，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不是「核朝鮮」的勝利，美國只是看中其暫時的利用價值而已。對中國來說三種情況皆是夢魘，其差別在於：第一種情況患在門戶，尚有可為；第二種情況患在肘腋，已難措手；第三種情況患在腠理，傷及元氣。